

腊月，岁末的期待

□ 管淑平

腊月，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农历月份：一年之中，腊月便是压轴。在人们的心中，腊月是和过年紧密相连的，人们对腊月的情愫也是特别亲切、厚重。

走进腊月，风似乎变得更加凛冽，它像一把锐利的刀，划过脸庞，带来刻骨的寒意。然而，这寒冷中却蕴含着一种别样的温馨。街头巷尾，红红的灯笼开始高高挂起。那一抹抹鲜艳的红宛如冬日里的火焰，驱散了寒冷。那燃烧着的烛光，是人们心中对新年的期盼。

腊月的集市，是一幅热闹非凡的画卷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穿梭在琳琅满目的摊位之间。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，此起彼伏地交织在一起，像是一首盛大的合唱，是腊月唱给冬天的乐章，是人们唱给美好生活的歌谣。集镇的铺子上，堆积如山的糖果、干果、腊肉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碧绿的蔬菜硕大厚实，香甜的米糕软糯爽滑。年底的时候，集市上格外热闹，赶一个大集，将家里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，也图一个安稳。

腊月里，就连厨房也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息。母亲忙碌的身影，也在这个腊月里变得格外伟岸。她熟练地切肉、洗菜、包饺子，手里似乎总是不肯闲着，为一家人准备着丰盛的饭菜。蒸锅上冒出的腾腾热气，电饭煲里的米饭香气扑鼻，砂锅里煮着的排

骨咕嘟作响，熟悉而亲切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。

人们对腊月的期待，也同样藏在那熟悉的腊味中。一到腊月，村里人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忙杀年猪，然后又趁着天势晴好，制作腊味。不论是肥而不腻、瘦而不柴的腊肠，还是肉质紧凑的火腿，在人们充满智慧而勤劳的双手下，化作了舌尖上的一大慰藉。

腊月的另外一道忙碌便是腌咸菜。白菜，要选择个头饱满、青白相间的。先清洗泥土，去除杂质，再撒上盐巴，装进坛坛罐罐，等待时间的发酵。白菜展现着十八般武艺，把它的酸香呈现出来。以前住在乡下，家里没有吃的东西，煮一点小面，再搭配一点咸菜，也能同样吃得安心，因为冬天的寒冷和生活的窘迫并不能阻挡我们心中潜藏着的希望。

腊月的夜晚，祥和而温馨。繁星点点，明月高悬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，讲述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房间里。饭后，大人们聊着家长里短，所谈的内容无非是这一年的收成如何以及往昔的岁月变迁。至于年轻一辈，家人健安，事业稳当就是他们心中最朴素的愿望；不过他们都有自己忙碌的事儿，有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压力。不过，压力同时也是动力，他们会更加

兢兢业业，脚踏实地的努力着。

腊月，也是思乡之情最浓郁的时刻。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，归心似箭。无论路途多么遥远，无论风雪多么肆虐，都阻挡不了他们回家的脚步。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夜中，人们有一大半日子都在辛勤忙碌。等到年末，人们常常提前订好车票，尽量在年关赶回家，只为了跨越千里，与家人相聚。因为家，是心灵的港湾；因为腊月，是团圆的象征。他们带着一年的疲惫与收获，怀揣着对亲人的思念，踏上归乡的路，风尘仆仆，流水迢迢。

腊月，更像是一种沉淀。年初时，在心里许下的梦想和制定的规划，沉淀在我们的努力中；读过的书籍，某些深刻的话语和哲思，沉淀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成了我们灵魂的养料；去过的地方，交过的朋友，沉淀在了我们零零碎碎的时光里，令生活不再孤寂。

腊月，是岁末的期待。它用寒冷考验着意志，用温暖抚慰着心灵；它用忙碌充实着生活，用团圆诠释着家的意义。腊月一到，我们对过年的期待也一天天深刻，一天天具象化。在国人的心中，过年与团圆是一种不能忽视的集体性质的民族情结，而悄然到来的腊月便是这场盛大宴会的序幕。

冬日窗花

□ 胡巨勇

雪落故乡，唤醒季节的记忆
窗花朵朵，篆刻岁月
抚平我往事的褶皱
火红的心事和祈愿
平仄成冬日里，一个个标签
在北风的吟唱中，描摹
千百年生生不息的乡情

折叠起思念的浓度
错节盘根的某些章节
沿着剪刀的刃口
逆时光倒流
镂刻在时间某处
定格了距离的温度

冬日窗花
以最乡土的方式
盛开在故乡深处
喂养着游子
深浅不一的归期
每一个有梦的夜里
都弥漫着暖暖的相思

腊八粥

□ 谢祺相

不知要用多少种情思
才能熬出如此香浓的腊八粥
母亲永远忙碌的身影
把我们带入腊月之门
这里有合家团聚的喜悦
这里有亲情无限的交融

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心情
才能品尝出——岁月带来的甜蜜
一年的日子，歪歪扭扭走过
每一步都牵动着母亲的心
狂风中，我不曾跌倒
暴雨中，我昂首前行
那是母亲用视线，将我搀扶
用亲切的叮咛为我指引

盛起一碗滚烫的腊八粥
放一点浓浓的思念
加一些积攒许久的孝心
再以无限虔诚的姿势
请母亲先喝
接下来，我们的碗里
便多了母亲的微笑和欣慰

五律·腊八

□ 陈 岩

时逢腊酒香，
烹粥暖心肠。
甜苦熬风月，
丰宁敬国昌。
新春歌福泰，
瑞雪兆芬芳。
境逆常思远，
梦萦是故乡。

七律·冬雪

□ 聂仁岩

广袖轻舒舞夜空，
北疆大地换新容。
一窗腊象驰平野，
万物琼妆扮小城。
立雪家门呼美酒，
咏梅树杪绘银龙。
涂除尘垢洁身许，
瑞兆丰年赏雾凇。

幸福的味道

□ 葛亚夫

腊八祭灶，新年来到。到了腊八，年便触目可及了。一碗腊八粥盛满了热腾腾的年味。

寒冬腊月，闲冬忙年。奔忙了一年，最后是该为自己忙忙了。“忙年”，无非忙嘴，置办些吃食，犒劳胃肠，抚慰心神，把年过得温暖、吉祥、圆满。如果说年是最后的盛宴，那腊八就是热身，要吃一碗腊八粥，才能抖擞得起精神，喜气洋洋地奔向来年。

因着年，喜欢上腊八；因着腊八粥，喜欢上腊月。

虽然天寒地冻，我却浑然不怕！因为有着吃货的温暖念想。对于腊八，我是天天盼、日日念。母亲笑骂我；我笑，不脸红，不生气，仍屁颠颠、哼哧哧地跟在她身后，甘愿为一碗腊八粥，鞠躬尽瘁，吃而后已。

赶上晴天，母亲搬出“八宝箱”，把大米、花生、绿豆等，摊在阳光下，晒。她盘腿坐下，一边说话，一边捡拾杂屑，认真得像给我掏耳眼。母亲说，要给粮食晒晒暖，浸浸阳光，做出的腊八粥才有味道。

那时我还小，只知贪嘴，如今才明白，母亲说的味道，是阳光的味道。

晒好了粮食，母亲开始做腊八粥。剥皮，去核，磨碾，精拣，清洗，浸泡……一道道工序，把我的耐心消耗殆尽。我溜出家门，呼朋引伴。当炊烟袅袅升起，用暖暖的饭香招手，我才

吸溜着鼻子，火急火燎地跑回家。

出去！还没轮到你。母亲一改温柔、慈爱，劈头盖脸就骂。我脸皮厚，习惯了，勾着眼往锅里瞅：红枣、黄米、绿豆和莲子，你推我挤，上下翻滚……趁母亲不注意，我顾不上烫手，毅然把手指插进粥里，再火辣辣地放到嘴里舔——那个美呀，口齿生津。

腊八粥出锅，轮不到我，要先祭灶。母亲做这些时，神圣而肃穆。我才不管这些，我关心的是腊八粥，何时能盛给我？

年岁渐长，我虽没能开悟，但多少懂得了母亲——母亲敬的是感激，祈求圆满、喜庆；敬的是感恩，祈望丰收、吉祥；敬的是感慨，祈盼健康、和谐。母亲在以自己的方式，为这个家祈福。

敬一圈，母亲才转向我。我早已胃肠翻涌、磨牙霍霍。看我狼吞虎咽，母亲不停地说：慢点！别烫着！小心噎着……那时，我只顾闷头饕餮，无暇顾及母亲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腊八粥的味道不只是阳光的味道，还是爱的味道，母亲的味道。

如今，随时都能买到各种粥，无需眼巴巴望地等了。只是，再也吃不出那种味道了。

蜡，索也，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。腊八粥就是合聚万物，调和千灵——就像一家人，要围坐在一个饭桌上，才能吃出幸福的味道。